



豐

收



時 裝 梆 劇

孫 謙 原 著

朱 贊 庭 改 編



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

豐 收

(時裝梆劇)

孫謙原作
朱贊庭改編

人 物 表

陳初元——陳家莊黨支部書記，四十歲。第一場着幹部服，第二場以後着農民服裝，沉着、熱情、有魄力。(簡稱元)

陳金花——初元女，十八九歲，農村積極份子，活潑、健康、樸素。(簡稱花)

孫富貴——陳家莊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，共產黨員，四十五歲，態度嚴肅、工作積極認真，但工作中有些小手小腳和保守思想。(簡稱貴)

孫小冬——富貴子，金花的未婚夫，二十歲。農村積極份子，勇敢、勤儉、稍嫌急躁。(簡稱冬)

福善老漢——陳家莊輩次最長的一位老漢，六七十歲，鬚髮皆白，慈祥、健康、豁達。(簡稱善)

趙保元——青年農民，二十三歲。(簡稱保)

銀鳳——青年農婦，軍屬，金花的嫂嫂。(簡稱鳳)

楊明遠——中年農民，三十五歲。（簡稱遠）

王縣委——三十多歲。（簡稱王）

李洛強——李家莊黨支部書記，四十歲左右。（簡稱強）

林隊長——農林廳水利工程隊分隊長，鑿井技術指導員，三十歲左右。（簡稱林）

通訊員小王——十八九歲。（簡稱通）

農民羣衆若干人。

第一場

時間：秋天。

佈景：陳家莊民校外邊，一棵白楊樹下有一架礮盤，樹葉已開始稀稀疏疏的往下飄落，着。從這裏往右後方瞭望，是通向城裏大道。遠處，白雲籠罩着沙崗，隱約可望見山坡的紅柿樹。

幕啓：金花一隻腳踏在礮盤上，左手按着膝上的筆記本，右手執筆，靜心的演習算術題。幕後吵嚷，使她頗不耐煩。

保：（幕後聲）咱堅決應戰！

鳳：（幕後聲）對，他們每畝增產二斗，咱增產三斗。

趙：（幕後聲）聽吧，兩方面淨是瞎吹，我看連二升也辦不到。

衆：（幕後聲）李家莊淨吹大氣。

趙：（幕後聲）不理他算啦。

保：（幕後聲）不行，他們挑戰，咱們就要應戰。

遠：（幕後聲）不理他。

鳳：（幕後聲）應戰！應戰！（一片紛嚷聲）

善：（幕後聲）等富貴來解決吧。

花：嗨！民校簡直釀成一窩蜂啦。（唱流水）李家莊合作社前來挑戰，俺社內爭論了好半天。你說長來我說短，你一語來我一言。趙保元堅決要應戰，楊明遠想做生意去賺錢。社長不在莊村內，我爹北京去參觀，家中沒有老貓在，耗子成精上房簷。磨磨道道耽誤時間，我一氣來在房外邊，碾盤邊且把算術演，免到考試太作難。

（孫小冬上）

冬：金花，給你的東西。

花：瞧你把我吓了一跳，啥東西呀？

冬：「宣傳員講本」。是通訊員小王連挑戰書一齊送來的。

花：你找着富貴叔沒有？

冬：找到了。

花：李家莊跟咱挑戰，他什麼意見？

冬：別提啦。他保守得厲害，自己當着生產合作社社長，不向人家應戰，反說人家是一連四季敗在咱手裏，打腫臉裝胖子，故意吹空氣。

花：他已決定不應戰了？

冬：唔——他說今年咱們每畝一石一斗算到頂了。

花：那，你就該好好打通大伯的思想。

冬：他呀，我是沒辦法了。（唱流水）我爹生就執拗性，對別人挑戰看得輕。以爲咱收成已到頂，再增加也不過三升二升。我勸他買化學肥料和豆餅，他駭怕多花錢思想不通。連聲說化學肥料沒有用，死啃着老法子不放鬆。誰不知咱這裏缺少水井，吃的是骯髒水太不衛生，我一說挖井澆田地，他又說土質太鬆挖不成，說什麼誰也沒做過這樣夢，說什麼怕浪費錢財與人工。要勸他還要你去勸——

花：（接唱）你不中我說也不中。

冬：（接唱）爹不斷誇你伶俐又機警，又說你積極進步比人能，雖說是咱兩個不會去登記，他却把你這個媳婦看作親生。

花：（微嘆）（夾白）呸！不害臊。

冬：（接唱）你在他跟前能說話，也許是你的話兒他肯聽。

花：（接唱）你說這話可不一定，孫大伯工作認真不看私情，雖說他對我還不錯，他不

肯把計劃輕易變更。(白)小冬，你知道大伯雖說思想有些保守，可是對工作他却非常認真，你叫我去勸他，他準定說：金花，去吧，好好上學，莊稼事你們小孩子家懂得個啥？……

冬：(着急的)那怎麼辦呢？

花：(二目遠望，呆立無主張，片刻，猛叫一聲)瞧，那不是俺爹回來了嗎！咱可有辦法了。

冬：(極喜，招手)陳大叔！(向房內高喊)來呀！陳大叔從北京回來了。

(一羣人自房中走出，陳初元上，跟大家打招呼，小冬上前接過陳初元的行李，人羣中走出白鬚白髮的福善老漢。)

善：初元，你回來了。

元：回來了，福善叔還好吧。

善：好。初元，你這趟看到毛主席了吧？

元：看到了，身體比像上又胖了。

善：那就很好。

元：福善叔，我給你帶回件寶貝。

善：什麼寶貝呀？

元：小冬，你到馬車上先把那條布袋扛回來。

冬：唔。（下）

花：我的事兒，你問過了沒有？

元：啊！你說的是機耕學校嗎？問過了。

花：怎麼樣？

元：人滿了，今年不招生。

花：（撇嘴）那怎麼辦？

元：不要急，我已經跟王縣委商量妥啦，明年秋天，一定保送你去學開拖拉機去。

花：（轉喜）那還差不多。

鳳：大姑娘，一會哭，一會笑的。

（孫小冬扛布袋上）

冬：真正是寶貝！瞧這穀種多麼大的粒子！這叫什麼名字呀？

元：（解開給福善老漢看，衆擁着上前。）叫「華農四號」穀。福善叔，你瞧怎麼樣？

善：（端詳一會兒）喲！這麼大，像在篩子裏一粒一粒檢出來的一樣。

元：銀鳳，你把這張像片給你娘看看。

善：誰的像片呀？

花：我猜準是俺大哥的。

衆：大明的照片，先讓咱瞧瞧！

鳳：您們還能不認識他嗎？

花：我不看大哥，我要看看這架拖拉機。

保：大家別鬧，叫初元叔給咱們報告到北京參觀國慶典禮的經過好不好？

衆：好！（鼓掌）

善：慢來，慢來，是一軸子也要「讓歇歇鞍」，等初元洗洗臉，喝杯茶，休息一會，再談吧。

元：只要大家想聽，我不累。

保：金花，快端碗茶去。（金花下）

元：好，我這就講。（唸）五星紅旗照北京，車如流水馬如龍，天安門前大檢閱，萬衆歡呼毛澤東！（衆微笑）

保：初元叔啥時候學會說書啦？

元：這是我在火車上編的順口溜。（唱慢板——迎風起）天安門廣場上紀念國慶，幾十

萬人民列隊遊行。高舉着偉人像歡呼雷動，好幾萬和平鴿展翅天空。觀禮台站滿了國際朋友，各省市又派來勞模英雄。（轉流水）陸空海解放軍陣容齊整，排成隊舉着槍挺起前胸，坦克車火箭炮緩緩行動，多少架飛機羣天空飛行。

鳳：（夾白）咱們的飛機幾個「頭」呀？

元：（夾白）樣子可多啦，有一種叫噴氣式，翅膀是這樣長着的。（兩臂平伸，向後張

開，比作噴氣式飛機樣子。）

冬：對，我在畫報上看到過。

元：這種飛機威力可比平常飛機大的多了。（接唱）探照燈高射砲不知多少，

善：（夾白）啥叫探照燈呀！

元：（夾白）這麼大（比手勢），這麼粗，敵人的飛機來了，一道白光，釘着牠不放，再用高射砲打，準給牠個粉身碎骨。（接唱）新中國天空上變成鐵城。（轉二八）首長們設筵把代表請，招待勞模與英雄，又握手又碰盅，大夥兒歡呼萬歲毛澤東！吃過飯汽車門前等，農場場長來相迎。拖拉機表演把地種，到處一片呼隆隆。收割機過去一遍淨，收十畝不過半點鐘，不用石碓與風扇，打出的豆子黃澄澄。果木蔬菜樣樣有，蘋果柿子耀眼紅。（白）這一趟可真把眼界開拓了，說也說不完。對啦，在那個農場裏，看到大明啦。……

花：（上、白）爹，喝點茶吧。

元：（喝了一口茶）大明說，叫我替他向大夥問好哩。

花：俺哥不是要到朝鮮去嗎？

元：領導上沒有批准，反正前方後方都一樣要緊。

善：大明可真有志氣，端底學會開拖拉機了。

（孫富貴自遠方回來，一見初元，親熱的上前握手。）

貴：哎呀，老夥計，你可回來了！

元：剛到家。

善：連家門還沒進哩，大夥就讓初元報告到北京的經過。

元：（微笑）富貴哥，你到哪裏去了？

貴：這幾天，社裏準備搞副業，我到合作社問問行市——你報告吧，我也想聽聽。

元：好！（唱二八——硬起）毛主席召集勞模來座談，問咱們生活可美滿——關心得如同爹娘無二般。叫咱們安心搞增產，一步一步學蘇聯。我把咱生產情況講一遍，首長們連聲不斷誇獎咱。囑咐咱千萬別自滿，更美好日子還在前邊，（單句）咱們要一畝地當作一畝半，大規模建設靠咱支援。（衆拍手，孫富貴却皺了皺眉，低頭不語。）

善：你們靜一靜吧，初元該休息休息了。有話，隨後再談。

保：好吧，回頭召集羣衆會，再詳細報告吧。

（衆下，楊明遠、趙保元、孫富貴像有什麼事，留在後邊。）

元：富貴哥，你半天沒說話，是不是又感到什麼困難了？

貴：困難倒沒有。

元：今年田間評比怎麼樣？

貴：還是咱陳家莊第一，李家莊用盡了力量，得了第二。

元：那你有什麼不高興呢？

貴：初元，你一進村，就提口號——一畝當一畝半用，口號提的過高，怕太……

元：照你說，咱們的生產算到頂了？

遠：讓我算一算：今年一畝一石一斗，一畝頂一畝半，就要增加到一石六斗五！

貴：我看這個任務怕完不成。

遠：蕎麥皮打油——油水不多。地就這麼些勁，再多上糞，也不會再增加了。我看必須

從副業上想辦法。

元：你說的是什麼副業呀？

遠：做點買賣唄。

元：照這樣說，咱們農業生產合作社要改行了。

遠：那你就想個增產的辦法吧。

保：有辦法：多加糞，上豆餅，買化學肥料，密種……

遠：再密植，也不能下邊種棉花，上邊架黃瓜。

元：我看保元的辦法倒不錯哩。

貴：你別跟着年輕人瞎想吧，咱們往後能保住今年成績，就算不錯了。說實話，咱比解

敵前的收成，增加了好幾倍，超過抗日戰爭前的水平了。

元：富貴哥，就是這個思想，算把你細住了！（唱流水）富貴哥對生產不要自滿，說什麼

生產量超過戰前。解放前好土地主霸佔，誰還有啥心情增產鑽研？到如今翻了身天地改變，新中國大建設要咱支援。常言說人勤地不懶，敢保明年收成超過今年。

貴：（唱流水）大道理我聽有多少遍，這才是說着容易做着難。誰不知沙崗地最怕旱，再增產除非旱田變水田。

元：（唱流水）富貴哥這句話離算高見，咱正要把旱田變成水田，村莊上先挖井十眼八眼，往後去連吃水也不作難。

貴：（唱二八）又是挖井變水田，大話吹得一溜烟，沙土地打井不容易，何必多花冤枉錢？

元：（唱二八）只要咱們齊心幹，再大困難也難阻攔，我敢和你來打賭，方知不是發空談。

貴：（接唱）你要打賭我也敢，

元：（夾白）打個什麼賭？

貴：（接唱）打成井把我的腦袋擔！

元：（夾白）那可不行呀！（態度轉和緩）（唱流水）腦袋你只長一個，賭掉了吃飯可作難。（白）啥都能賭，你這顆腦袋可是賭不得，賭掉了再也長不出第二個了。

貴：我是真心話。

元：我也是真心話。富貴哥，你的思想太保守了。

花：（內白）爹，娘叫你回家吃飯哩！

元：（向內）這就去！富貴哥，你還是再想想吧。

貴：我想好了。好吧，你先吃飯，回頭咱召集大會，讓大夥民主討論一下。

元：也好。你到我家吃飯吧。

貴：不吧，我還要趕着把社裏的賬目清理一下。（幕落）

第二場

時間：當天下午。

佈景：陳家莊農業技術研究室內，桌上放着瓦罐瓦盆，上邊寫着品種名稱，牆上掛着各種標本，窗戶敞開，陽光直射進來。

幕啓：福善老漢進到屋內，抓着各種品種，互相比對，臉上透出無限喜悅。

善：（唱慢板）初元侄進北京帶回穀種，顏色鮮粒子大重量不輕，怪不得「華農四號」人稱上等，耩下去定能夠增加收成。（白）我種了一輩子地，也沒見過這麼好的穀子。毛主席爲老百姓打算的真周到。

（孫富貴上，見福善老漢對着穀種出神，不願多打擾他，悄悄將賬本取出，核對一番，不由長出了一口氣。）

貴：噯！

善：（一驚）啊，富貴是你呀。

貴：福善叔，剛吃過飯，怎麼一個人到這裏看起穀種來了？

善：莊稼人喜歡的是好莊稼，你瞧，初元帶回這種「華農四號」穀種，多麼漂亮，真正是寶貝。

貴：穀種確實不錯，要是風調雨順，準能多打糧食。不過……噯！

善：福貴，今天爲啥你不高興？唉聲嘆氣的！

貴：福善叔，初元作事也嫌太冒失了。（唱流水）初元弟想主意挖河打井，忘記了這一帶流沙太鬆，誰不想增產量深耕細種，怕的是挖不成枉錢費工。

善：（白）咋着？初元要打井？

貴：福善叔，你想咱這一帶是有名流沙地，誰做過打井的夢？可是初元偏偏聽小冬、金花、保元一班年輕人的話，想個啥，就是個啥。一股執拗勁簡直像發瘋，非要打井不行。

善：這可不是鬧着玩的！花錢誤工還是小事，萬一流沙立不着架，把人埋在裏邊咋辦？

（小冬、金花上）

冬：爹，俺要買兩本打井用的書，讓大夥學習學習。

貴：（不高興）文教費花光啦，沒錢！

花：你手裏拿的不是錢嗎？

貴：（不高興的）這是生產資金，不能隨便花。（稍停）買打井用的書。過幾天你還要買開飛機用的書哩。

花：開飛機用的書不買，可要買兩本開拖拉機用的書！

冬：打井用的書要緊，拖拉機用的書也要緊！

貴：（更生氣了）打井！打井！簡直是做夢！

冬：（也忍耐不住氣）爹，你是社長，光說洩氣話，不怕影響羣衆生產情緒嗎？

貴：胡說！（唱緊二八）小冬作事瞎胡碰，聽說雨來就是風，打井書有什麼用？亂花錢不怕別人來批評。

冬：（唱二八）打井書誰說沒有用，學打井爲的好收成。明明你思想太保守，死啃着老法子不放鬆。

貴：（大怒）（唱二八）我不讓你用你就不能用，看看你能不能飛上天空！

善：（夾白）算了！算了！（唱流水）孩子們買書學打井，也不是把錢隨便扔，叫富貴不要發脾氣，還念他見識淺年紀太輕。（白）小冬，別吵啦。買幾本書是小事，你爹不給錢，我給你，你說要多少吧？

冬：買書花錢是小事，只是他思想太保守……

貴：（更急）我就是保守，你怎麼樣？（陳初元上）

元：怎麼回事呀？

善：小冬、金花找富貴要錢買打井用的書，富貴不給，吵起來了。

元：要多少錢？

花：頂多兩萬。

元：給他們算啦。

貴：這不是白糟塌錢嗎？

元：年輕人嘛，他們願意研究，就讓他們去研究研究好啦。

貴：你就把他們慣壞啦！（取錢給小冬）買去吧，可要開回條子來。

冬：金花，走吧。（接錢拉金花下）

元：福善叔，這是（取出紙煙）北京國營煙廠出產的，你老嚙嚙吧。

善：這我要開一開戒了。

元：富貴哥，咱們總共有多少生產資金？

貴：你瞧吧，這是賬單。

元：可真不少。這樣吧，咱們先買一萬斤豆餅。

貴：一萬斤？

元：不多，不多，富貴哥，你放心吧。（唱流水）富貴哥你不要猶豫不定，下本錢爲的

是增加收成，多買些化學肥料與豆餅，爲增產花些錢不要心疼。

貴：（唱流水）並不是花錢我心疼，怕的是浪費資金受批評。倘若是天旱不下雨，這一筆生產資金落了空。

元：（唱流水）我知道富貴哥責任心重，不過是總有些吃肉怕腥，把資金存放着做什麼用？天氣旱咱打井與天鬥爭。

（內場傳來「哨哩」！趕車聲，車響。）（銀鳳急上）

鳳：爹，李家莊從合作社裏買來一大車豆餅，從咱莊拉回去啦。

貴：啊！（衆憑窗遠望，車聲漸遠。）

元：李洛強辦事真正有個勁頭。

鳳：要不，人家敢向咱挑戰嗎？

貴：挑戰，還不是打腫臉裝胖子？連輸了好幾季，還要跟咱挑戰，大話吹的可不小。

元：他挑戰的條件是什麼？

貴：每畝再增產二斗。

元：不算多，不算多！

貴：咋着？

元：咱不妨叫福善叔來個精打細算。福善叔，你說咱要用最好的種子，估量一畝地能多打多少？